

少说没用的话，少做没用的事，少喝没用的酒。
务实，务实，再务实。但务实并不是自私。

头在天上飘，尽观风云变幻；根往土里扎，饱含泥土精华。

——节选自《四十感悟》

田也◎著

穿越： 历史与山河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少说没用的话，少做没用的事，少喝没用的酒。
务实，务实，再务实。但务实并不是自私。

头在天上飘，尽观风云变幻；根往土里扎，饱含泥土精华。

——节选自《四十感悟》

穿越： 历史与山河

田也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穿越：历史与山河 / 田也著. — 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2.11
ISBN 978-7-5059-7930-7

I. ①穿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7160 号

书 名	穿越：历史与山河
作 者	田 也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印 刷	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
开 本	700×1000 1/16
印 张	14.25
插 页	3 页
版 次	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7930-7
定 价	30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深情穿越



目
录

疼痛而又痴迷的穿越\2

从“马孩子”到大司马\11

万里山河一真人\20

骏马萧萧为谁鸣\27

从湿地到墓园\33

蔡凯：舍身督修水长城\46

仙人掌点燃夜来香\50

风雨无梁阁\57

石坡，我为你祝福\60

斜阳八里桥\64

好一朵梦中花\67

齐鲁散记\69

额头上有个太阳 \ 83

藤松并茂 \ 91

第二辑 痴情家园



铺满鲜花的道路 \ 96

在香美里耕耘 \ 99

渔湖醉灯河 \ 102

一个共同的名字 \ 105

蝶 \ 107

桃林花海万仞山 \ 109

粗茶淡饭更养人 \ 112

一个燕京人的精神舞蹈 \ 114

那一片墨绿而又丰盈 \ 116

在蛇的足尖上跳舞 \ 119

我总看见那个人 \ 122

黑衣老农 \ 124

遥远的小山村 \ 127

永远是农民 \ 149

墙 \ 159



穿越：
历史与山河

第三辑 亲情人生

四十感悟 \ 164

心表 \ 169

周笛之谜 \ 172

家有小女 \ 174

童花秋色 \ 187

陪女日记 \ 191

天道 \ 197

大珠小珠落玉盘 \ 201

花生壳与花生豆 \ 203

你为谁而泣 \ 205



目

录

附录 编辑手记

三毛君临彩云飞 \ 208

抱紧那只鲜活的羊羔 \ 211

麦浪千重是新贺 \ 214

赤子之情写大美（马忠） \ 217

后记 \ 220

第一辑

深情穿越



疼痛而又痴迷的穿越



穿越：
历史与山河

大致算来，我的头发一辈子要经历“四世”的荣耀——剃头，推头，理发，美容，可谓“四世同头”、“四世同堂”。每想起这四代，就感到头发穿越身体时的疼痛，和身体被头发肢解时所发出的噼里啪啦的破碎声。可是紧接着，奇异的景象就出现了：被肢解的身体上，又长出好大一片足有一人多高的果树。它们枝繁叶茂，硕果压枝。这种甜蜜和瞬息万变，令我痴迷不已。

剃头之痛

前些年，我曾一度为自己的头发而自豪。似乎从头到脚，最值钱的就数头发了。一头黑发很硬，很厚实，也很稚嫩，轻轻一压，好像就会滴下成串的水珠，而尤其稚嫩的是在我蹒跚学步的岁月。落后就要挨打，稚嫩就要受气。

一闭上眼，就能想起孩提时的我第一次被剃头时的吓人情。我、母亲、叔叔三个，真是厉害的人都碰到一起了。那时的我，像现在的大多数孩子一样，小身上扛着个晃晃悠悠的大脑袋。在自家低矮的黑屋子里，母亲一把将我抱起坐在褪了色瘸了

腿的黑乎乎的凳子上。我就知道大事不好，可不知怎么个不好法，只是胆怯地东张西望。母亲从外屋抓起一块黑布，围在我的小肩膀上。叔叔在我身后一个黑柜子上乐呵呵地寻找什么。我咧嘴了，开始小声哭，想在绝望中发出求助的信号。再看看母亲，人家可是理都不理，冷若冰霜，还在旁边不时地催我的叔叔：“快点，快点，剃完得啦，别让他叫唤了。”原来，母亲竟然嫌叔叔下手慢了！站在我身边的叔叔马上笑嘻嘻地拿着剃头刀走近我，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，别哭啊，一点儿也不疼。”叔叔不说还好，这么一说，我哭得愈发厉害了。而叔叔也厉害着呢。他照准我的大脑袋，咔咔就是两下。啊，一阵生疼，我知道，他终于开始了。没有流血吧？我真担着心呢。什么叔叔，狗屁！随之而来的，是我的嚎啕大哭。那时的我，就是一只被老猫追赶的幼鼠，走投无路，情急之下一头钻进了笼子。当时的我，大概就是这只幼鼠的心情和遭遇吧。我的唯一厉害之处就是哭，而谁害怕一个小孩子的哭呢？母亲一言不发，像刽子手一样死死地按住我的脑袋，似乎在警告我：哭，你随便吧，但脑袋敢动一下试试？！没想到，我的母亲竟然也那么厉害，那么狠，一点亲情也没有，真让我痛心。我甚至怀疑，她可是我的亲妈？那几根细嫩的毛发哪禁得住利刃的横扫，三下五除二，眨眼之间，就光秃秃的了。剃头何必用刀呢，直接用手拔该多省事。转念一想，这么愣拔也不对。都愣拔的话，那祖传下来的剃头手艺恐怕就要失传了。什么身份做什么事，没剃过头的孩子还叫农村的孩子吗？是我的头发，无意中壮大了传承剃头这门手艺的队伍，我真该为发而荣！



疼痛而又痴迷的穿越



叔叔还有更厉害的一招呢。剃完后，他总要眯着眼睛，翘着嘴角欣赏一番自己的“杰作”。在兴头上，还要啪啪地拍两下我肉乎乎光溜溜的大脑袋。每拍一下，我都要疼得缩一下脖子。以至于以后的日子里，每次剃完头，觉得叔叔还站在我身后似的，我都本能地弓着身子，脖子缩在脖腔里。直到叔叔远离了我，我的脖子才一试三探地从脖腔里慢慢伸出来，才慢慢挺直了身子喘口气。至此，我的脑袋才算逃离了苦海。而今，我的叔叔已去世五年了，但他拍我脑袋时的脆响，至今仍不绝于耳。

推头之苦

再大一点儿，知道要样儿了，羞于再光着脑袋招摇过市。这回痛苦的不是我，而轮到我母亲了。眼看着我的头发晃晃悠悠地长成一把野蒿了，母亲好些天前就长吁短叹上了——又得去麻烦老李家的“大小子”了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推头是我们村小伙子的专利。不知村里的年长者是否百学不会，还是根本就瞧不上那活儿，反正他们无人问津。

推就是推，头就是头。不论是谁，分开看这两个字都不会勾起什么险思恶念。可是，一旦推和头两个字亲热地缠绵在一起，立刻就会生出一个粗脖子黑脸的小杀人犯来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是啊，一堆比山还高的黄土，推土机几个来回一推，就夷为平地。一个人，头都推掉了，这人肯定也就完了。推头，多么可怕的事啊。

其实不然。推头是农村的俗语，是用推子理发的意思。只是那时候在村里理发和现在不一样。那时候村里理发，用的推子是手动

的，像家家户户用的独轮车。两个把儿是铁制的，冰凉，闪着白光。攥在手里，在脑袋上一边有节律地按动，一边不紧不慢地走。一边走，一边发出嗒嗒的响声。这响声像两个老熟人，茶余饭后，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，在拂面的微风里，边散步，边聊天，有说有笑。就在这响声里，一簇簇黑发，悄无声息地飘落在凹凸不平的屋地上，和泥土混在一起。它们几经周折，最终不知落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要过多少年，又回归于自然，融于泥土，化作泥土。推头在农村，就叫手艺。不是谁都会的，也不是谁都乐意干的。而且，那时的我，推头是在自家，不像现今，多是在窗明几净的理发店里。

在母亲看来，请人给我推一次头的滋味真比死好受不了多少。

给我推头，母亲十有八九要请“大小子”。他家和我家隔墙而居，是好几十年的老邻居了。他长得高高大大，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。在村里姑娘们的眼里，“回头率”高得惊人，提亲的排着队，都踢破了他们家的门槛。最招人喜欢的，是他跟人打招呼前，先来个眉开眼笑。之后，才脆脆地叫你。你不答应他，他就不往下说，就接着叫，一直叫到你也脆脆地答应他为止。什么奶奶爷爷，什么婶子大妈，常挂在嘴边，把村里的男女老少叫得都化成了糖水。人人夸他又懂事，又嘴甜。有了他这张嘴，他们家也蓬荜生辉了。那年月，他们家真该发挥大小子优势，开一个红糖制造厂。

按辈分说，大小子该管我母亲叫婶子的。母亲的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一向是左邻右舍赞叹不已的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他见了我母亲，也是婶子长婶子短的那么甜甜地叫着。可是，一听说要给我推头，就蜜口难开了。似乎母亲在他心中的高大形象也一落千丈。很





显然，用他推头，母亲要低三下四；不用他，又怕他嘴上挑理。几十年的老邻居，为这点芝麻粒儿大的事，闹生分就不好了，母亲真是左右为难。好在母亲是明理人。每回给我推头之前，母亲都要拐弯抹角地跟他说上一大堆好话。可是，大小子还是很少叫我母亲一声婶子，即便叫一句，声音也是低低的，像从鼻孔里挤出来的一样。通常是大小子在家里吃过晚饭，顶着星星，打着饱嗝迈进我家门槛的。一般是他自己带推子。人家来了，母亲笑脸相迎，先给人家递烟倒水。尽管如此，人家还是眉也不开，眼也不笑。也没有镜子可照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按着我的脑袋就办。手艺说不上多漂亮，也无所谓技术，全凭大小子自己感觉。也难怪，对我这样一个小毛孩子而言，推而不剃，就够高抬了，还讲什么手艺讲什么技术呢。每次推完，自己都像换了一个人，酷似前苏联电影里的青年近卫军。完事了，人家临走，母亲又说上一大堆好话。像进门时一样，人家从鼻子眼里挤出一字半词，一挑门帘，走人了。也难怪，人家白天当壮劳力下地干活，累得骨头都散了架，夜里再给人推头，简直是在咬牙硬绷着了。况且这种事，碍于乡里乡亲的，分文不取。看来，都怪我，都怪我的头发长得太快。为尽量少麻烦人家大小子，每回母亲都让他把我的头发推到短得不能再短的地步，近乎于斩草除根了。什么推头，简直就是一场杀戮。

没想到，我的一脑袋密密麻麻看似无用的头发也能成就人的一番事业。十年后，各行各业都改头换面，走向了市场，市场也就跟着繁荣昌盛了。当年给我推头的大小子在不惑之年来个审时度势，在县城黄金地段开了一家理发店，雇了好几个年轻貌美的服务员，门庭若市。他西装革履，油头粉面的，显得年轻了一大截，也胖出

了一大块。对服务员，吆五喝六，一副大老板的派头；对客人，眉开眼笑，像个毕恭毕敬的男服务员。小汽车开上了，大楼房也住上了。我羡慕他赶上了好时候。我也很自豪，像成就了一件大事。没有当年请他在我脑袋上三番五次地练活儿，他也能有今天这两下子，也能有今天的火爆生意吗？那时候，母亲为什么要笑不离脸、谢不离口呢？真是的！大小子该谢我母亲，该谢我才是。

至今，母亲央求大小子给我推头时的目光和表情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，一下下剜我的心。唉，真难为了母亲。那年，那月！

理发之甜



疼痛而又痴迷的穿越

苦尽甜来。再后来，我离家上学、参加工作，手上有了俩零用钱。趁母亲没日没夜地面朝黄土泡在责任田里，再也无暇顾及我之际，我玩起了打肿脸充胖子的小把戏，趾高气扬地加入到了浩浩荡荡的理发队伍里。才走进宽敞明亮的理发店里，立刻就会有一张或几张白净俊俏的笑脸迎面而来。待我坐在宽大舒适的靠背椅上，又是一阵柔声细语，问寒问暖，像灾民得到了久违的慰藉，像贵宾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，那种情形宛如置身酒场，搞得我晕晕乎乎的。纤细灵巧的手指，伴着细如发丝的电推子声，伴着剪梳相碰发出的嗒嗒的脆响，勾勒出我头发的美好未来，我的心情也随之豁亮了许多。本来蓬头垢面的我，四剪两洗之后，就包装出一个清爽利落的新我。走出理发店，顿时，脚下喷涌出一股能攀登万丈高峰的无穷的力量。

假如腰酸背痛脑袋沉了，理完发，还可以请服务员揉揉捏捏，松松筋骨。服务员一般不会拒绝的。说不准，你真会幸福得一头晕

过去的。只是临走别忘了给人家钱。头发毕竟和人一起，荣幸地迈进了市场经济时代。还好，一般费用不高。要是和理发店的姑娘混熟了，还能再便宜些。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人和人打交道，最怕一个字：熟。所以，客人和服务员多聊几句没亏吃。她们，是为拉生意；客人呢，可以得到质优价廉的服务，可谓互利双赢。实际上，不就等于变相地从服务员腰包里掏钱吗？何乐而不为！

离开了理发店，魂牵梦绕的却还是理发店里的人，理发店里的事。我的头发为什么长得这么慢呢？要是长快点儿该多好，可以多享受几次贵宾的待遇。

至今，我清楚的记得，十年前，在一个理发店里，我认识了一个小姑娘，叫丽丽，是南方人，很漂亮，也很懂事。可我第三次到那里理发的时候就不见她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再也没见过她一面。据说，开始，她对理发这一行很痴迷，但时间不长，嫌这里工资低，越干越难受。我想，工资低，肯定会让她痛心的。她远离父母，从穷困的地方跑到北京，就是为了多挣钱。这时，一个大老板不失时机地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于是，丽丽又过上了另一种令她痴迷的衣食无忧的生活，至于投怀送抱之余，有没有心痛的时候，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。

有时候，我理完发，没几天功夫就回老家看望父母了。母亲左瞧瞧，右照照，看出我理发了，顺口说道：“又推头啦？又花钱！”我随口答应一声，心里却隐隐作痛。这理发的甜味是我一个人独享的，母亲却离这甜味越来越远，或者说，她根本就没有品尝过。至于母亲脸上浓得化解不开的甜蜜的味道，是老人见到爱子平安快乐的归来时，那种心满意足的折射。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更多



的恐怕依旧是我推头时的灰色记忆吧。

美容之酸

美容，不只是说因容而美，更多的，这种美是发自内心的，是因心而美。的确，美容是件美差事，否则，大街小巷的美容店恐怕早就关门歇业了。可我这里所说的美容却浸满了酸酸的调子。

有句话谁也不愿意说，可不说不等于就能绕得过去，就能大事化了。我的头发还有最后一次前所未有的大“升级”，是质的飞跃，也是最后的辉煌。那是在我将要沿着特定的烟囱设计好的特定路线“挥挥手，轻轻地走了”的时候。那时的我，双眼紧闭，直挺挺一动不动地躺在特制的窄床上，即便拿刀子扎都不再哼一声的，从没有这么好脾气过，从没有这么大的忍性，真是老得不能再老了。我被三两个黑发人一言不发地请进一间宽敞白壁冷冷清清的房间里。原来，他们请我到这里来，是要我配合他们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，这就是：美容。

对那时的我来说，美容，说穿了就是整容。修理脑袋上那几根稀疏的白毛是次要的，不值一提，主要的还是整脸。服务员的“重头戏”也在这里。所谓整脸，就是把被病痛和风霜雨雪侵蚀得七扭八歪、沟壑纵横的老脸正正位，取高垫低，就是在被金色时光熏陶了几十年，终于变成古铜色的脸上涂上一层红扑扑的脂粉。真可惜，那时的我老眼难睁，再也无法朝服务员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了。金口难开的样子，像年幼的我剃头没有发言权一样。换个角度想，也许是好事，难保不成全谁，就像当年我的头发无意中传承



疼痛而又痴迷的穿越

了剃头这门手艺，成就了大小子的丰功伟业一样。这样也好：最后，让我再默默地为人们为社会做一次奉献吧。

剃头、推头、理发、美容，一路走来，有疼痛，有痴迷。其实，对于像我这样生在农村，打拼在都市的人来说，我们的人生，不就是一次疼痛而又痴迷的穿越吗？其实，这种疼痛而又痴迷的穿越，又何止现在才有？又何止属于我们这代人？



从“马孩子”到大司马



从
“马孩子”
到大司马

吴汉，南阳人，是东汉时期一大功臣，堪称光武帝刘秀的左膀右臂，早年曾在北京的温榆河东岸顺义古城一带做官。今天的古城，恰是东汉时期的安乐郡所在。

吴汉、邓禹等一批东汉大将宛如一座座高楼大厦支撑起东汉的如洗碧空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出生在殷实之家或者官宦之家，他们人生的高楼大厦是起于平地，甚至是起于半山腰的，而吴汉可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。他是从一个深不可测的大坑里愣“长”出来，又在铺天盖地的血雨腥风中扶摇直上而成为高楼大厦的。

吴汉是一个从小就喜欢马的孩子，我们姑且叫他“马孩子”吧。家徒四壁的境遇像一根绳子，把吴汉和村里的一帮穷苦少年死死地捆绑在穷街陋巷。什么游学，什么求仕，对这些穷孩子来说，都是天方夜谭，却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。对我们这位“马孩子”来说，在街上看马成了一道令他痴迷的风景，一个瑰丽的梦。长长的车队，前呼后拥的人群，如云的华盖，脆响的马鞭，而最吸引他眼球的还是那一匹匹高头大马。它们走起路来，虽然慢腾腾，但不失威严。马的颜色是单调的，但花花绿绿的饰物一搭配，好不迷人。骑在马背上的人一个个威风八面。“马孩子”不止一次地